

荒 野 之 吻

(美)欧文 华莱士 著
吴正纲 戴离安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唐欣
封面设计 刘文

世界文豪译丛·华莱士惊世之作之三
荒野之吻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新华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98 毫米 1/32 印张:12.8 字数:252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1—03444—3/L 598

定价:11.80 元

内 容 提 要

美丽的女摄影师贝琳达,为了拍到淘金热的惊心动魄的照片,偕同具有很强性感,对男女交往兴趣极浓的姐姐安娜贝尔离开纽约前往遥远的边境城市——道森。她们历尽艰险,屡遭土匪暗算,多亏美国执行法官乔希·罗根的救助,才幸免于难。罗根伟岸风采和骑士般的勇敢,引起贝琳达的爱慕。安娜贝尔无所事事追求淫乐,被匪徒诱奸,误入歧途。贝琳达的照片记录了匪徒的罪行,匪徒欲置之于死地,在千钧一发之际,乔希又一次救了她。匪徒见罪行暴露,裹挟安娜贝尔潜逃。贝琳达、乔希和道格拉斯跟踪追击,终于救出了安娜贝尔,惩治了匪首,在这段离奇般的经历中,姐妹俩同时找到了真正的爱情。

第1章

那是一八九八年。然而，当贝琳达·李站在切尔卡特号船甲板上眺望陆地时，她看到的情景仿佛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模样。达雅港水域很浅，靠山而坐。港口不大，却挤满了各式船只。有些船已破烂不堪，她在想，象这样的船只竟还能出海。这些船的前面，一片泥泞的平地一望无际。在这片平地上，忙忙碌碌的人群，衣着臃肿，象是一头头大熊似地手推肩扛着大包大包的行李和生活用品。

自从克郎代克那地方发现了黄金之后，淘金热便一浪高过一浪，有增无减。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挤满了这小小的港湾。这地方是淘金者们艰辛跋涉，越过切尔古特关卡，进入加拿大，到达克郎代克金矿区的起始点。

贝琳达站在甲板上，冻得浑身直抖，忙把带着露指手套的双手插进自己的腋窝。尽管已是春天四月，这儿仍寒气逼人。远处的山脉，依旧冰雪覆盖，白皑皑的一片。从西雅图启程以来，她这还是第一次开始怀疑此行是否明智。

上船以后，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在达雅港上岸会遇到困难。可她万万没料到会是这般状况。据说在达雅，一涨潮，潮水就会漫上陆地达二十至二十五英尺远。浪头来势凶猛，十分惊人，常常把一些贵重货物卷进大海。

贝琳达上船后抽了签，得了个十号，是个吉祥数。但她还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把行李搬到岸上水警线以外的地方去。

她转身看了看站在身旁的姐姐安娜贝尔。安娜贝尔的面颊和鼻子露在带帽兜的黑毛皮大衣外，给冻得通红。她紧闭着双唇，阴沉着脸。贝琳达叹了口气，反复思忖着，究竟是什么支配了她，让她同意了姐姐陪伴自己进行这一生中最大的冒险行动。

这儿确实不是安娜贝尔该来的地方。安娜贝尔长着一头浓浓的乌发，梳着卷儿，看起来十分艺术。一双动人的大眼，蓝蓝的。嘴总是厥着。她是属于呆在家里的那类人，应该留在纽约。在那儿，她可以尽情地和情人们跳着、看电影、进高级餐馆，还能受到她那帮羡慕她的朋友们的崇拜，那帮人多数是男性。为什么她又要坚持跟着来呢？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己竟会同意她来呢？

这地方几年没女人来过。有人曾警告过安娜贝尔，这儿的生活动十分艰苦。但是，在到岸之前，尽管遇到过种种不便，她没有丝毫退却之意。然而，如今看到眼前这片令人丧气的泥泞地，加上她急于要把她们所带的一大堆东西，特别是那昂贵的宝贝摄影器材赶快搬到岸上安全地带的心情，竟使她有些烦躁不安。

可接着，她又自嘲地笑了笑。心想，亲爱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你可不能被吓倒。

她刚想和安娜贝尔说话，可一看安娜贝尔那可爱的小脸上带着几分怒气，又犹豫了。她突然想到，不知自己在安娜贝尔眼里是个什么模样。

难道安娜贝尔认为她——贝琳达，迷人吗？贝琳达想象着自己的样子。她下巴比安娜贝尔的尖，鼻子也没那么翘。她俩的眼睛虽十分相似，但自己的是灰色，她下唇也没有姐姐的丰满。正是因为这点，姐姐才具备了那副流行的噘嘴表情。贝琳达为此感到很得意。因为，虽然许多人都很欣赏那种模特儿式的表情，但自己却一点也不喜欢。她头发的颜色和安娜贝尔的一样，也是黑黑的，但却没有卷儿，直直地披至腰间。为了此次旅行，她已把头发剪掉了一大截，但还有这么长。

从客观上看，安娜贝尔也许要漂亮些，但贝琳达深知自己更有魅力。同意安娜贝尔来真是个错误。此刻，当她们并肩站在甲板上，往岸上望去时，贝琳达感到以后会更后悔自己这个错误决定的。

贝琳达用望远镜扫视着涨潮时会给淹掉的那片泥泞地。从别的船上岸的旅客中，穿插着一队队弯着腰，背着沉重货物，匆匆忙忙走着的人影。他们一定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也叫切尔卡特人，是旅客们雇来把货物搬到异常危险的切尔古特关卡那边去的。贝琳达听说这些人特别能扛重物，力气惊人。

船上，站在船头的那个人开始喊起抽签号来。每叫到一个，持号者的东西便被挪到一边，放进准备上岸的小船里。

贝琳达碰了一下姐姐的胳膊，“我们最好去看一下行李，但愿能找到好帮手。按规定，要等所有的东西搬上岸后，才能认领各自的東西，但我听说很多旅客根本不管这些，都急于在涨潮前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水警线以外的安全地带去。”

安娜贝尔得意地笑了笑，说：“哦！我们会有帮手的，贝！我已经请了好几个年轻人了。”

贝琳达正要责备姐姐这种轻佻行为，但看见姐姐那洋洋自得的样子，也就忍住了。她尽量用不带讽刺的口吻说：“他们真够善良的啊！可我们怎么感谢他们呢？”

安娜贝尔看看她，认为那只不过是区区小事，不值得回答。她俩朝船尾匆匆走去，她们的东西都放在那儿，一大堆，用帆布盖着，有皮箱，有藤箱，整齐地码着，足有船栏杆那么高。

两个年轻人已开始解她们盖箱子的帆布了。

“噢，内德，”安娜贝尔脱口叫起来，“弗雷德，你们俩来帮忙，真是太好了！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搬不动的。”

贝琳达咬了咬牙。实际上倒也是，她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但利用女性的魅力来换取帮助，这与贝琳达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她只要看到安娜贝尔用媚眼妖态去应承从不会兑现的许诺，心里就特别反感。男人们都是些笨蛋，贝琳达愤愤地想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就让他们神魂颠倒，争先恐后地去搬东西，卖苦力，真没出息。

那个叫弗雷德的矮个青年，动手搬起一个藤箱，突然一斜，贝琳达见状，一下惊叫起来：“小心！那可是无法赔偿的呀！”她不远万里，历经艰辛来到这儿的理由全部在这些箱子里。

弗雷德羞红了脸，换了一下手，抱好箱子说：“对不起，小姐，现在好了，我拿稳了。”

贝琳达这才放心地松口气，她呼出的气体立即在空中形成一个雾团。装在她身旁旅行袋里的格莱佛相机和新切好的胶片花了她不少财产，但却很值得，因为这样用起来会很方便的。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制备湿板不会叫人称心的，而且制备工艺也相当困难，即便是制备干板也很让人头痛，因为干板太易破碎。现在，她手里的这种新型相机要比老式的小，易于使用。她们出发前，贝琳达在纽约作过实验，她确信这种新型相机很快就会代替玻璃干片的摄影方法。

又有两个年轻人过来帮她们搬行李。直到装好她们的，才匆匆跑去卸他们自己的东西。

最后一件行李装进小船后，她们也跟着上了装得沉甸甸的小船。现在，她们所有的行李都安全地离开了大船，贝琳达感到精神振奋起来。上岸的工作已完成了一半，下一步肯定也能较轻松地对付过去。

小船一靠岸，贝琳达便跳了下去。泥沙一下漫到脚踝。她毫不顾忌，从烂泥中拔出漂亮的长统靴，开始寻找运货人。

海滩上一片混乱。许多人都在搬移着自己的东西，他们一包一包地把东西扛到高处去。还有些人在同那些运货人讨价还价。那些运货人象雪橇一样的运载工具停放在一堆堆行李之间，东一个，西一个，布满了整个海滩。

贝琳达突然想起在船上听到的种种可怕的传说，心一下凉了半截。她仿佛感到潮水会随时漫上来，把她那宝贵的东西卷进海

里。

她朝小船转过身去，突然看见一辆由两匹小马拉着的大马车，车马很不相配。马车的主人正同一个肩宽体壮，身着厚厚皮大衣的人谈话。他俩打着手势，好象正在争论价钱问题。

贝琳达当机立断，忙上前来到他俩面前。“对不起”，她目不转睛地对马车主人说：“不管这人出什么价，我都会高于他的。”

她尽量避开那穿皮大衣的人的眼光。但当那人不经地咒骂了一句什么时，她转过身去，望着他。他年纪好象比她稍大些，仍然显得很年轻。个儿虽只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但他那结实的肩膀和两条长腿却使他显得很高。他脸刮得干干净净，轮廓清晰，大大的鼻子有些特别，一双蓝蓝的眼睛，咄咄逼人。

贝琳达一时不知所措，便移开了视线。“对不起，”她强硬地说：“我必须把东西搬到安全地方去，这对我很重要。”

那人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质问道：“难道就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吗？那你看我到这儿来究竟又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我的行李就不值钱？”

他的话倒没错。贝琳达本打算心肠狠一点，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但是，东西总得搬呀，在这紧急关头，她也顾不得什么交易方面的规矩了。“对不起，”她又说了一遍，这次比上次语气还要强硬，然后，转向赶车人，请求道：“行吗，先生？”

那赶车人搔了搔头，说：“好吧，现在潮水还没来，运费就每小时二十美元吧。但是，如果你们再争个没完，不就涨潮啦。到时候，

价可要涨到五十美元一小时罗！”

“我一小时给你三十美元，怎么样？”贝琳达不顾一切地说。“如果你能马上就动身。”

“好吧，就这么定了，小夫人。你的行李在那儿？”

贝琳达转过身，指指站在她们行李旁的安娜贝尔。很显然，安娜贝尔的女性美又一次直了作用。弗雷德正卸下她们的最后一口箱子，把它和其它行李放在一起。

贝琳达爬上车，坐在赶车人身旁，回头看了看她的牺牲品——她忍不住要用这种字眼儿来描绘他。

他的嘴愤愤地紧闭着。她想，她好象在他脸上看到了别的什么东西。难道是好笑？

唉，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赶紧把行李搬出危险地带，而现在她有了马车！

安娜贝尔的“朋友”又来帮她们搬东西了。这次是往马车上装。

那辆雪橇似的大马车跑了两趟，才把她们的全部家当运到了离海边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地方，整齐地堆好，用帆布盖上。

凛冽的寒风，呼啸着穿越满海滩堆堆货物。加拿大政府要求，凡是来此地冒险的淘金者都必须带足能维持一年的生活用品，所以才有海滩上这大堆大堆的货物。

内德和弗雷德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她们的行李堆旁搭好帐篷。贝琳达全然不顾安娜贝尔的反对，决定在这儿过夜。

她坚定地说：“我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这儿，任凭小偷摆

布。即使我能花钱雇保镖，但我又能相信谁呢？”

“不过我们可以在城里找家族店呀！”安娜贝尔说道。

“这儿是个新兴城市，安娜贝尔。旅店都很贵，纯属敲竹杠。再说旅店也好不到哪儿去，大不了都是些胡乱拼凑而成的小棚子，臭虫很多。一旦你在这儿钻进睡袋，就会觉又暖和又舒服的。现在，你呆在这儿，看好我们的东西，我想法子去找几个脚夫。”

贝枉达装着没看见姐姐在撇嘴，大步走开了，心里却漫无目标。

“是小夫人吗？”有人在她身旁很近的地方粗哑着嗓子问了一句，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她一跳。

她回过头，见是曾为她运过行李的那个瘦得可怜的高个儿车夫，便问：“有事吗？”

“你说你们急需脚夫把东西运到卡子那边去，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告诉他你给的报酬可观就行。”

他转身拍拍身旁一个矮胖矮胖的陌生人肩膀，那人皮肤黝黑，一个劲儿地咧嘴笑着。他肩膀壮实有力，圆圆的脸上长着几根稀疏疏疏的小胡子。眼睛黑黑的，带有东方人的味道，眼角稍有些带钩。他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一双沾满稀泥的统靴。在他那敞开的短大衣里，露出一副鲜红的吊裤带。他身子靠在一根带人形手柄的粗实拐杖上。

那高个儿车夫说：“他是一个地地道的切尔卡特人。他的印第安名字太拗口，所以，这一带的人差不多都管他叫查理。查理，快，

向小夫人请安。”

查理突然害羞地低下头，忙说了声：“你好，小夫人。”

贝琳达比他高出许多，她觉得他称她为“小夫人”好象很不合适，于是，便自我介绍道“我叫贝琳达，查理，叫贝琳达·李。我很需要脚夫，你要价多少？”

查理仍然嘴笑着，他说：“一磅三十五分，贝琳达少(小)姐，东西要捆成方包整运，散包收会(费)要高些。能背二百磅呢。”他英语不怎么流畅。

贝琳达迅速盘算着，然后说：“你要这个价，背多远呢？”

“到林德曼湖边，有二十七里路。”

“我们可能要你再背这些。至少我还得再找两个人，你能帮我找吗？”

“出多少钱？”

“你要的三十五分，嗯……，我给你一磅四十五分，其他人到时候再说。”她开始精打细算起来。从离开纽约以来，她的手一直很松，花掉了不少钱，眼下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她想很久以前父亲对她的忠告：“钱，就是这个世界的敲门砖，孩子。”如果她的希望变成了现实，这些钱花得还算值得。这时，她意识到那满脸堆笑的印第安人已伸过手来。

“说成了，贝琳达少(小)姐，握手成交吧”

她握住他的手，自己的手却被捏得痛极也，但又只得强忍着。她觉得骨头好象都要给捏碎了似的。对这难受劲儿她丝毫没有表

露出来。查理那双黑黑的眼睛里微微闪现出赞赏的眼光。她猜想这一定是对自己的考验，而她似乎也挺住了这考验。

“你现在去睡觉吧，查理。我去找别的脚夫。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到‘绵羊营地’再歇脚。”

他干干脆脆地点了一下头，便得意洋洋地走了。赶车人赶快说：“查理是这一带最好的脚夫，李小姐，我给你留下一个得力的帮手。”

贝琳达转身向她们帐篷走去。为了准备这次旅行，她查阅了能找到的有关这一地区淘金热方面的资料。她知道“绵羊营地”是上切尔古特关卡的最后中间休息站。从达雅城出发，一共十三英里的路，都比较好走，但必须通过达雅山谷。达雅山谷宽仅五十英尺，而达雅河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所剩的路就很窄很窄了，加上牲口和过往行人，整个山谷常常是水泄不通。她为现在有了个能干又靠得住的帮手，感到很高兴。

回到帐篷，贝琳达看到安娜贝尔已钻进睡袋睡着了，自己也就动手准备睡觉。她只脱了外衣和靴子，然后钻进自己的睡袋，希望很快暖和起来。

她没有立即睡着。为了这次旅行，她计划了好几个月，现在，目的地终于在望了，她心里异常激动。

其实，这次既艰苦又破费的旅行竟是她父亲引起的，真是奇怪极了。父亲在贝琳达只有七岁时，就抛下了妻子和两个女儿离家出走了。他在贝琳达的记忆里是个英俊的男子汉，长着弯弯的胡须。

当他把她举过头顶，往上抛时，常常高兴得“哈哈”大笑。他亲她时，胡须常把她扎得痒酥酥的。贝琳达一直都很崇拜他，他突然出走后，一连好几个月，她每晚都是哭着睡着的。

“你父亲真没出息，是个恶棍，浪荡鬼。他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我真不该和他结婚。”这是贝琳达母亲对丈夫失踪所做的唯一解

释。

很久一段时间，贝琳达一直认为父亲已经死了，也没人提起他来。可是，几年后，她发现母亲一年总有那么一、两次收到银行汇票，有时数目很大，有时却很小；但从没信来，当然也没回信地址。银行开出的汇票上，地址各异，各地都有。最后一次汇票是从道森城来的，那还是四个多月前的事。

那时，贝琳达已经开始考虑前往克郎代克。当然，她早意识到在她到那儿之前，摩根·李可能已离开了那地方。但她对纽约市的摄影室已感到十分厌倦。自从母亲突然去世后，她靠那个摄影室维持着自己和安娜贝尔的生活，已经三年了。贝琳达一直梦想着到远方去，用给报纸、杂志提供照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她想她可以带着相机到育空河流域去。可不久她就发现差不多所有使用照片的刊物的编辑都很不愿意给女人派什么外出任务。他们多数人竟毫不遮掩地嘲笑她，一个女人，在这新兴的、而且只属男人的行业里竟敢有这种想法。

贝琳达得到过几次没有诚意的保证，说她的照片可以考虑，但没有一定出版社给她预支费用。一家很有声望地出版《莱斯利周

刊》的杂志社热情地接待了她，但也回避了给她预支费用问题。虽然，杂志社没给她明确的许诺，但却使她勇气倍增。路要靠自己去闯。她好容易凑起一笔钱，可买东西、付车费、订船票就花掉了一大半。

安娜贝尔决定陪她来。她不仅没帮上忙，反让她的旅费翻了一番。起初，贝琳达坚决反对，可足足有一个星期，安娜贝尔又是哭，又是哀求，又是责备。贝琳达从来就对付不了安娜贝尔的这一套，她没办法，发了慈悲，让步了。毕竟，一个人独自前往，还是有些害怕。

贝琳达心里明白，当她们到了育空地区，资金会剩得可怜。她希望能靠拍些人物照挣点钱。她想象着那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淘金者们，一旦挣了点钱，会很愿意付高价照张象给家里寄回去。另外，她对自己的能力也颇为自信。她敢肯定，她能摄下些动人心弦的边疆风光照，各家杂志都会接受这些照片的。而如果照片很成功的话，也就没人再去注意她是个女人了。

她对寻找金矿丝毫不感兴趣。

第二天一大早，查理就叫醒了贝琳达，示意该上路去“绵羊营地”了。对贝琳达来说，按钟表计时，该是早晨了。她怀疑自己是否习惯得了这儿的黑夜和白昼。据她读过的资料，这里有时冬天一个月都不见太阳。

查理又找了两个脚夫，跟他长得一个样，只是略为年轻。他懒

得介绍，径直说：“跟我一样，英语说得不好。”他咧嘴笑了笑，又补充说：“扛东西是好手，没我壮。”他弯起手臂，炫耀胳膊上的肌肉。“但还可以。我们出发吧。”

他二话没说，开始拆起帐篷来。还在里面熟睡的安娜贝尔突然被惊醒，叫了起来：“贝琳达！”

贝琳达尽量忍住笑，告诉查理：“我姐姐还没起来呢，查理。你先搬别的东西吧，你第一趟回来时，我们帐篷也收好了，就能一块儿走了。”

那切尔卡特人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耸了耸肩。他和另外两个脚夫把皮箱、藤箱放进背架并系紧，然后扛上肩，上路了。贝琳达见他们扛那么多东西好象很轻松一样，不免大吃一惊。他们已背走了大多数东西。

她走进帐篷，见安娜贝尔又倒下睡了，便用靴尖蹬了蹬姐姐，说：“起来，我的好姐姐，该动身了。”

安娜贝尔一边使劲儿抱怨，一边钻出睡袋，穿上衣服。贝琳达用酒精炉烧了早饭。吃完饭，他便拆了帐篷，叠好放进包里，她姐姐只是象征性的帮了一下。三个脚夫回来时，贝琳达看了看怀表，中午早已过了。她自己也拿了几个小包，准备出发。

查理挺直身，生气地说：“查理是雇来运货的！”

贝琳达用手捂住嘴，笑了笑，忙从箱子里把三角架抽出来，其余的东西让查理背上。她拿着三角架和装机机的旅行袋，准备沿途照几张达雅的照片。

安娜贝尔在她身旁艰难地走着。靴子陷到泥里，要使很大劲儿才能拔出来。她一边走，一边很生气地咕嘟着。“这地方太可怕了！只能适合粗人来。”说着，又指指那几个脚夫，“象那些野人。”

“嘘，他们会听见的。”贝琳达责备地说：“别再抱怨啦！还需要我提醒你吗，想跟着来是你自己的主意，不是我的！”

“我没想到会这么糟。”安娜贝尔厥着嘴说。“哼，这儿的人想金子都想疯了；对女人起码的尊重都不会。”

贝琳达冷冰冰地说：“要是这儿的人都象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些人这样，你也许该感到够幸运的了！”

他们走过最后一个帐篷，到了泥泞的街上。熙熙攘攘的街道两旁，有用帐篷搭成的酒吧，有赌场，有隔板拼成的旅店，还有用圆木建成的小餐馆。贝琳达看见倾斜的木桩上挂着一块粗粗糙糙路标，上面写着：“山路街。”她知道这就是达雅。以前只是一个有一两百人的印第安人村落，自从发现金矿以来，急速膨胀扩大，眼下差不多有四、五千人了。

她在想，成千上万的秃鹫就是靠那些淘金者的尸体为生。

贝琳达拉住姐姐的胳膊，把她拉出拥挤的人群，然后高声告诉查理：“我们会赶上你们的，查理，我想照几张相。”

她支起三角架，装上相机。对面有一幢长长的木头房子，看起来比其它房子好。映到贝琳达眼帘的是正面墙上那幅壁画。画面是一个酒吧，里面许多人坐在长长的柜台前喝酒，一群赌客手里拿着金沙袋，围着赌钱的轮盘，还有几个穿着十分俗气的无耻女人。